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劉瑨

斐然集卷二十五

宋 胡寅 撰

先公行狀

寶文閣直學士左朝請郎致仕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左太中大夫謚文定胡公行狀本貫建州崇安縣開耀鄉籍溪里曾祖容故不仕祖罕故不仕父淵故任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吴氏故永壽

縣君贈令人公諱安國字康侯五世祖號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鵞子峯下釣魚自晦人莫知其所從來後世相傳云本江南人也父中大始讀書為進士業時同縣有仙洲翁吳先生以六經教授中大往從之翁閲其所寫論語尚書終帙如一無差舛即妻以女是為公母令人公初能言令人試教以訓童蒙韻語數十字兩過能記大母余氏撫之曰兒必大吾門七歲為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令人俾就外家學歲時得一歸留

不過信宿日記數千言不復忘年十有五遊學信州一日有為馬戲于學前者諸生百許人皆不告而出教授歙人胡公行兩廡閒聞誦書聲問為誰得公姓名延之堂上詢所習業與所以不出吝嗟歎賞出紙筆佳硯為贈益勉之曰當為大器越兩年與計偕既而報闈遂入太學修懋德業不舍晝夜是時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彥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頴川靳裁之裁之才識高邁最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一日博士令

諸職長呈其文將考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繳還差帖願列諸生自祭酒以下相與稱嘆曰是真可為諸生表率者矣凡三試於禮部年二十有四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殿試考官定公策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為首選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策問大要崇復熙豐公推明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皇帝命左右再讀之諦聽逾時稱善者

數四親擢公為第三臚傳至陛前俄有聖語宣問師何人公對曰久處太學在廷者皆以為名對授常州軍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觀察推官未赴如荆門納室道出江陵帥臣監司一見合章奏乞除府學教授報可會學校頹廢職事者十餘人以廩米為家欺公年尚少扞格頑冒公再三譙諭不悛乃按其蠹弊事盡屏之於是遠近父兄喜遣子弟來公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訓説務明忠孝大端不貴文藝繕修宇舍繩度整立任滿除

太學録謝絶請求無所假借蜀人劉觀越人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遊觀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人多為之遊説公曰録以行規矩為職規矩不行奚以録為且二人如此非佳士也竟致之罰未幾遷博士足不躡權門期年用法改京秋至政事堂請外任蔡京色變密使張康國欲薦以館職不願就會新學法博士例除諸道提舉官擬公河北路公辭以南人不便於奉親執政曰禄厚莫如朔部者公終辭遂除湖北路陛對奏曰

學校所以養育人才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恥而不為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徽宗皇帝首肯之實崇寧四年也到官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為民害學校其一也公撙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恃法自肆者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人材詢利病禮賢士慎刺舉五年三月例罷學事司除通判成德軍八月所

罷司官仍舊時令人多病厭道途之勞留居荆門公以便養有請再章上未報會詔諸道學事官舉遺逸公得永州布衣鄧璋王繪應詔繪已老不願行公請命以一官風勸學者零陵縣主簿李良輔方以贓被劾乃逃竄訴於朝稱二人者黨人范純仁客而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特改良輔官與在京差遣命湖南憲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膽落帥臣曾孝廣來唁公退語人曰胡康侯當患難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用例册致餽公不受曾復

書曰前此無不受者當明載於籍以彰清德云蔡京以
獄不成罷憲使陳義夫命移北路迄無請託狀直除公
名勒停而曾及永守樂昭厚别教官皆坐黜五人者非
特無怨而問勞不絶公問舍求田於漳水之濵治農桑
甘淡薄服勤左右婉然愉色得閒則專意經史及百家
之文家人忘其貧而親心適焉大觀四年良輔以他罪
抵法臺臣毛注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政
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提舉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

寢高旁無佽助叱馭泝峽皆所甚難即乞侍養曰臣而留令無所逃誅子若委親亦將安用得請滿二年未朝恭丁令人憂公侍令人疾食不盡器衣不解帶居喪哀毀營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親荊楚風俗素陋州里見公自致者如此然後知以慎終送死為重公糲食逾年不能勝衣中大勉之力乃少進滋味以慰中大之意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相薦名士十人九人者已遷拜公赴召至京師卧疾知舊交來勸勉或稱廟

堂威怒以脅之公孫言而已所訪問惟醫藥居百餘日
逡廵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學事復召
對未受命中大捐館初中大常欲公及時報國榮家而
令人又欲公保身崇德公承志以道既不拂中大之嚴
訓且不失令人之素心及公赴闕辭未獲命也中大手
書促之歸無復曩時督責矣中大感疾且一年公奉事
節適如一日凡服餌禁戒中大必聽既免喪謂子弟曰
吾奮迹寒鄉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致

其事築室塋山旁分置圖籍瞻省丘墳繙閲古今慕陶
靖節為人誦心遠之章望雲倚杖臨水觀魚淡然無外
營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吴敏諱世勣合章薦
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
公辭不起靖康元年二月除太常少卿公辭再除起居
郎又辭時女真乘虛直擣京師為城下之盟公移書大
諫楊公時曰按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田
本魯田也始失不書者不能保其土地人民為不君諱

也太原兵勁天下藝祖太宗自將再駕而後入於版圖
河間中山北方重鎮猶鄭有虎牢虞虢有夏陽秦之潼
關蜀之劍閣吳之西陵也今聞割以遺敵不亦辱乎按
春秋齊侯侵蔡伐楚楚使請盟美而書來者荆楚暴横
憑陵中國鄭在畿内數見侵暴齊侯伐而服之則自此
帖然矣此門庭之寇所當懲創不可已焉者也遠方犯
闕釋而不擊反與之和戾於聖人之訓不已大乎按春
秋鞌之戰齊師敗績遣國佐致賂請盟晉郤克欲以蕭

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畆國佐震怒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郤克懼反與之盟而不敢復也故聖人特書曰及國佐盟以明國佐一怒折伏郤克示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以克敵制勝在於曲直不以强弱分勝負也金人陵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郤克之於齊四鎮三關倘皆割棄豈特盡東其畆而已乎而城下結盟親王出質不競甚矣按春秋徐子章羽斷其髪携其夫人以逆吴子聖人特削其爵而書其名者罪其不自强無

興復之志也敵欲地則割要害而與之地欲人則飾子女而與之人欲金帛則傾府庫而與之金帛欲親王貴戚則抑慈割愛而與之親王貴戚假如敵請六飛會於遼水之上不往則恐違其約欲行則懼或見欺又將何處乎按春秋於寶玉大弓失之書得之書者重傳器戒不恭也強敵猝至上下無備取金帛於盜臣之家以紓急緩攻則亦可矣似聞宗廟供器輸於敵庭果有之乎於寶玉大弓孰輕孰重於聖人失則書得則書之意又

如何也按春秋滅梁者秦也聖人不書秦滅而書梁亡者不能守在四隣而溝公宮亡其自致也今勤王大衆不以擊敵而以治城池金帛用物不以募戰士而以賂敵國堂堂大宋萬里幅隕奚至陵藉如此其甚哉主上初政老儒在朝四方徯觀安危所係而外侮侵陵國勢衰削豈其既往言之不及乎必有應之於後者矣人以是知公通於春秋雖畎畝堅卧固非素隱忘世者也朝廷促旨沓降公幡然有復仕意六月至京師以疾在告

一日亭午孝慈皇帝急召坐後殿玉色虛佇勞問甚渥公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載於易詩書春秋時君雖或誦說而得其傳者寡矣竊意陛下在昔潛德東宮其於經籍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畧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代天理物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顧

慎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毁動揺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績效未見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敵人肆行大

勢一傾不可復正上世帝王詢事考言以圖成績顧咨訪大臣何以修政事禦外侮令各展盡底藴畫一進呈宣示臺諫如有不合者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詘則叅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百執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之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民聽不惑可冀中興之效淵聖領之良久問曰卿學何所師承對曰孤陋寡聞莫逃明鑒淵聖曰比留詞掖一員相待已令召

卿試矣公對曰臣壯年守官湖湘得足疾頹心榮進亦已乞身今日扶憊趨闕者貪慕聖德願瞻天表一伸其志而已於侍立之職且不敢當况敢聞異恩語未畢日昃暑甚龍衮汗洽公遂退而具奏盖自七月七日親奉玉音被受堂劄四上辭免淵聖數予寛告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於已不同者即指為朋黨見公論奏慍曰中興如此而以為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胡某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淵聖不答及公屢辭南仲

又曰胡某不臣淵聖問其迹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淵聖曰渠為疾而辭耳非有向背也遇臣僚登對者往往問其識胡某否中丞許翰對曰臣雖未識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胡某者有幾淵聖嗟異遣中書舍人晁説之至公所居具宣德意令勉受命且曰他日必欲去即不强留時已九月初矣公既趨試復上章乞外有旨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司諫李擢侍御

史胡舜陟論公稽遲君命傲慢不恭宜從黜削以儆在位疏奏不下公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吴敏樞密使李綱欲併逐善類遂謂中書舍人許景衡晁説之視大臣升黜為去就懷姦狥私失事君義而黜之公繳奏曰二人為去就必有陳論懷姦狥私必有實迹乞降付本省庶可按據載諸詞命不報王安中責授散官隨州安置公言安中自大臣建節知燕山府委任重矣而畏避壹貫專務澈蒙民力殫殘敵情變動軍食鈌乏師徒失律

畧不上聞數奏祥瑞以固寵祿一旦敵騎深入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乃居漢東近地公論不以為允今并園未解朔部戒嚴若非恃賞罰之公厭服人心何以攘却外侮乎安中移置象州言者論內侍王仍張見道鄧文誥圖欲離間兩宮將以遂其奸計有旨令三省覺察公言圖欲離間兩宮則罪不可赦將以遂其奸計則惡不可留望深察衆情及時裁處以全慈孝之情三人遂黜應天尹葉夢得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宮祠

公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無遺土地悉入縣官家財没於府庫無蔡氏矣則二十年間嘗為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之棄於此時者衆矣且黨論何時而彌乎以臣所見弃瑕舍過消散朋黨正在今日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治平則宜重内遭變則宜重外乞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為衛王室禦邊境之計公上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言四方

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鎮襄陽表紹得冀曹操取兖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以數百州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則權復太重又非特州牧比也使四人者果皆盡忠君父則固善矣萬一號召不至如焉表紹操所為又何以待之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愚欲乞據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

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府所屬將應援如此
既可擁衛王室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臬方
得淵聖心容陳京師不可守則幸山南因可入蜀其意
蓋自欲當南道又以於公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
奏上淵聖深然之臬力爭於上前謂公專以異義為高
不可信用淵聖不能決止令於四道各削其遠外州郡
命大名守趙野總北道公奏曰魏都望冠河朔今為天
下重地謹按趙野在政和間初為侍從首乞禁士庶用

天王君聖等字厥後置身丞轄童貫譚稹分掌兵柄於
外王黼蔡攸梁師成寀亂三省政事於內造成兵革之
禍野居其間不聞救正以為無所干預則身在二府以
為言而不從則懷祿不去何也竊恐緩急必誤委寄乞
更用素有才術歷練老成之人庶可倚仗詔命一出難
復輕改疏入不從是冬敵大入野遁逃為羣盜所殺西
道王襄擁衆漢上不復北顧大畧如公所策云中書後
省論資政殿學士詹度罪惡自金紫光祿大夫降兩官

公奏曰言者謂度首開燕山罪不下於童貫養成邊患使朝廷不為備罪不下於王安中廣行賄賂故庇之者衆今乃仍祟資領優局含邊境就鄉閭纔削兩階何名懲戒昨日宸翰咨訪禦敵之計聖心焦勞羣臣悚懼莫知所出追究亂原無不切齒於度望依王安中例施行以厭公論少釋河北憤怨乃落度職吏部侍郎馮澥上言中書舍人劉珏行李綱責詞實為綱遊說珏坐貶公上言李綱昨自樞密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詞

臣列其罪狀不肯具草而聖旨令以次舍人行下是聖心不以繳奏為是未欲罪綱也故珏先言厚於記功薄於責過以將順聖德之美復言綱敗軍覆將豈可不責以申明賞罰之公朝廷遂用珏言罷綱郡寄又用諫官表當可等言置綱遠郡矣澥乃節畧珏章中以險語謂綱薄加朝典未快輿議不亦甚乎從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今臺諫臣僚未聞緘黙而澥遽越職此路若開臣恐在位者各立是非滋長怨

讎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宁也漢室之東大興黨論始以微憾結釁藉人主威福相排擊卒皆誤國馴致亂亡而士大夫自謀其身者亦不能免故君子謂始為黨論者亦不仁矣陛下無私好惡廣開正路而澥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脅制異己遂其跋扈之謀也何忍更遵用之坐使羣臣益分門户强者主盟弱者附麗狗私情為向背置國勢於傾危豈朝廷之福乎陛下數降德

音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扶紹述之議國論紛紛澥之故也若指為敢肆奸言以惑衆聽豈不可乎然朝廷不以此罪澥者正恐人務雷同而言路壅也今澥乃欲以章疏加人之辟苟合目前不為國家遠慮望加詳察别降指揮臣孤立無朋誤塵詞掖苟有所見不敢隱情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與詹度姻家故亦怨公論度太迫何㮚從而擠之有旨除郡㮚請除懷州淵聖

曰懐當敵衝可與東南恪擬徳安臬知公素苦足疾閒
海門地最濕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蓋是年十月晦
也公在省一月告日居半每出必有論列或曰事之小
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論
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公去國逾旬敵復
至城下長子寅校書中秘賔客每為公念之公愀然曰
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之辱也余恨効忠無
路敢念子乎聞者感動敵圍益急有旨促召公及許景

衡竟不達越明年五月一日今上皇帝登極公上言崇寧以來事不稽古奸臣擅朝濁亂天下論其大者凡有九失上皇即位日食正陽之月下詔求言曰言而不當朕亦不加罪於是臣庶爭言天下事及蔡京得政公然置局推考直言盡行竄斥使上皇失大信於天下一失也上皇嗣位文母垂簾增置諫員擢用名士豐稷王覿鄒浩陳瓘諸人各以危言自効公論既行下情不壅幾有至和嘉祐之風及蔡京用事放諸嶺表於是天下以

言為諱二十餘年二失也立朝廷者爭為歌頌取說求容祥瑞之奏未嘗虛月至於災異大變則匿不上聞使人主不復知省修三失也廢格法棄公論市井僕𨽻而居宰府世卿愚子而秉兵柄臺省寺監清望之班雜用商賈胥吏技術之賤於是仁賢退伏奸佞盈廷四失也士大夫進為於元祐之初與元符之末者盡忠許國不顧其私乃誣以謗訕竄逐下逮其子孫追削上及其祖父於是善類陷於黨籍不能自明而羣飛刺天讒諂益

勝五失也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為師傅生殺予奪悉歸掌握宰執侍從皆出其門於是賄賂公行廉恥道喪六失也變銓法而官制紊變軍法而兵政弛變泉貨法而輕重失平變學校法而風俗衰薄變椎茶法而刑獄滋熾變鹽鈔法而征賦倍增變漕運法而倉廩空竭法既屢變吏得為奸民受其弊七失也用兵暴亂軍旅數起南復渠陽西收鄯鄯建

石泉於成都置珍播於巴峽開古平於五嶺築振武於河外餽運艱險勞民費財積怨連禍實基於此八失也牛羊用人窮極奢侈道宫王府御幸之館園林池沼花竹之勝運土塞路伐木空山民困而不恤財竭而不慮九失也靖康之初輕許割地尋復堅守已正濫賞事即中變號令無常紛錯更下而四海不知所從矣余應求李光以憲臺得罪陳公輔程瑀以諫省去官趙令衿以獻書論事黜送銓曹潘良貴以奏對語侵責司征市於

是臣庶結舌而迷國誤朝之語入矣淵聖東宮潛德中外所知不待贊也至如未習為國則當進盡忠益以相弼亮乃有稱頌春坊節儉乞宣付史館者亦從其請而責誚不加李邦彥擢居上宰張邦昌進位次輔趙野等主審駮基命之司李棁等當肅政本兵之地未數月間登延宰執十有五人遷轉如流不孚人望指為蔡氏黨而罷許翰指為吳敏黨而逐許景衡指為李綱黨而去劉珏等大臣爭競至用醜語詆訐於朝百執窺覘互以

邪說扺根於下苟可快其私忿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都人毆擊内侍出於積憤非有私也而府尹廵門朝廷降詔奄侍厲氣喧爭御側此乃無禮於君不可恕也而詞臣論奏僅得贖金命帥宣撫而遣之監視守禦京闕而付之總領宰臣均逸體貌不加而臺屬召還遣賜優渥破吏部格而楊景得監殿門破宫廟格而葉焕得除祠館其餘紊亂規程者不可悉數敵騎南牧封境日蹙賞罰無章士不用命調發嚴峻民多失業昔秦有十

失漢去其九遂致興隆崇寧以來國有九失淵聖即位而不知變獨九重節儉工役不興一事爲愈爾八失不去一事雖愈欲正已傾之勢難矣陛下親睹覆車如不改轍豈有興復之望乎夫有生不可無信聖人以信急於食君子以信重於生按春秋幽之盟魯莊公在會而不書者齊侯始伯仗義以盟莊公叛之首失大信仲尼以爲大惡故諱不書公以爲後戒願自今慎出詔令無令反復以去弃信之一失興國必開言路而賞諫臣亡

者反是按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於前而載楚子入陳於後明殺諫臣者必有滅亡之禍不待貶絶而自見也願自今開納直言無令壅閉以去拒諫之二失導諛者召亂之原按春秋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者絶諂端垂警戒正天下後世人主之心術也願自今黜遠佞媚無令得行以去導諛之三失名器者國家之寶按春秋非三命正卿者姓氏不登於史册非有天子之命者不書其官至於有罪雖以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貴

或書其名重名器也願自今重惜恩賞無令冐濫以去輕用名器之四失人臣義無私交君子正而不黨按春秋祭伯來朝不書朝祭叔來聘不稱使譏外交戒朋黨也願自今信任君子抑絕小人以去互分朋黨之五失奄侍通傳內外以一身兼僕妾之職可謂賤矣按春秋書閽弒吳子不稱其君者言閽寺之賤不使得君吳子也願自今門戶掃除復其常守以去信任奄寺之六失爲國必師上古必法祖宗必戒末世危亡之漸按春秋

書稅畝丘甲田賦曰初曰作曰用者譏變古也願自今遠稽上古近法祖宗以去輕易改作之七失古者不以蠻夷亂中國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齊侯伐山戎爲燕闢地貶而書人戒勤遠畧也人君職在養民有國必先固本按春秋凡臺囿門廐土木之工必書於册者重民力也願自今修明軍政保固邦本以去外事邊功之八失震驚陵寢則有衣冠弓劍之悲播遷沙漠則有羮墻急難之念積覆載不同之憤懷滄溟不滌之恥據九重

之位而不以解憂享四海之奉而不以為樂必期於殄滅仇敵伸中國大義則凡百臣子亦將震慴奔走捐軀殞命而不辭矣六月四日召公為給事中會宰相黄潛善專權妄作斥逐忠賢公再辭免因奏曰臣賦性疏拙全昧事幾前掌贊善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苟有未便不敢觀望迷誤本朝須至盡忠逐件論執遂因繳奏遍觸貴權貽怒既多幾陷不測陛下方圖中興而政事人才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

之道途揆以愚見尚多未合臣竊寒心而況瑣闈典司封駁儻或患失不言即負陛下委任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職守動皆違異必以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當恩命者也況臣自嬰危疹多歷歲年前後陳情並闕朝聽辭榮處約衆所共知不縁多事之秋乃有計私之請有旨不允公三辭因致書右丞許景衡曰強鄰肆擾蠶食併吞以若所為更欲兼制南北五胡英傑所不能辦也況今河朔遺民未甘自棄朝

廷主議不棄中原恭聞鑾駕廵幸淮南盡護四方東州羣盜諒已消除遼海鯨波想難直擣顧回天步歸格宗祧副七室憑依之靈繫萬方歸向之望此正不可失之會也善為國者謹禮於至微比聞民部郎官出督材用忽慢條約罪狀明白直行罷黜誰曰不宜而下諸路根尋州郡管押恐非所以習外方耳目也按春秋王人不書姓氏者蓋下士耳而序於方伯連帥之上唐制御史纔八品衣碧亦下士也而將命出行則節度使必具軍

禮送迎於道此得聖人尊王室抑諸侯之意者也故方鎮雖跋扈而國祚延長自今宜精堂選而重其禮凡在京職事官出使諸路畧如唐制苟有罪犯内付憲臺不使外方得行陵藉則朝廷之體不至於弱而禮行於外吏矣凡士民之必聽於縣令佐之必聽於州守將之必聽於按察監司之必聽於朝廷猶指之順臂葉之從根不可逆施之也崇觀以來每下赦令必開越訴以荆門言之則造私醞户(酗)酒學生鬻茶猾吏訴郡太守於監

司而罷之者三以荆南言之賈客豪民訴都鈐轄於朝省而罷之者二使民習見犯上之可為而貴賤無等此亂之所由作也建炎赦令不知改更豈撥亂反正之道哉謂宜精選監司守令重禁越訴苟有故犯以違制論雖已經由而所訴虛妄不移前斷者加越訴之罪三等則人知嚴上而禮行於庶民矣自唐末用兵暴亂禮法不行五十載閒變置十有餘君藝祖受命首修軍法自押官以上各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罪至於死然後行

伍整肅賊亂不興崇觀以來決遣衛士而斥責三衙降配軍員而斥逐提點於是無知之兵習於陵犯靖康之變衛士祝靖之徒委棄君親破州畧縣至於此極今既投換法謂宜依周世宗顯德元年故事悉行選揀去羸軟取精鋭籍如祝靖等類别加裁處選將明法日教旬比月一試而施賞罰則人將不敢驕縱陵犯而禮行於士卒矣凡此三者若緩而急若迂而直乃趨時救弊之要務也靖康皇帝誠心願治已及期月而澤不下流者

以諸方按察師帥皆宣和之舊非糟粕書生權豪親戚則奄寺之奴隸也以若等人位於民上幸寇賊擾攘恣為奸欺以自潤耳故内寇有三係籍驕悍習於陵犯之兵也就招潰散利於刼掠之兵也人户點差憚於征役之兵也三寇縱横而官吏又有甚焉謂宜據今諸方憲漕功效已著者旌賞之功罪未明者程督之罪悪可知者澄汰之命侍從官以上各舉堪任職司者二人審其才具所宜以補其闕則耳目明達而不蔽矣至於諸藩

與要郡亦如是則教條宣布而不壅矣申明久任斷以三年使得展其才志則小州下邑官吏之為寇者無所措其手足而三寇可消弭矣國事以安民為本軍事以足兵為要輕徭薄賦所以厚其生也稱物量力所以平其施也扶善良助貧弱所以著其仁也別奸偽鋤强惡所以行其政也若不正户籍則四事必格求欲安民乃以病民耳既罷常平官今歲適當造宜令民皆以土田為斷而一一自言凡私所蓄藏與馬牛廬舍頗如舊法

悉皆潤畧田有隱匿必沒縣官諸詭為官户因濫賞得
比蔭補者咸許首陳命監司專以此為守令殿最庶幾
四事可施而民可安古者大國至於家邑諸侯至於士
庶軍師有數城堞有制聯屬有分器械有物若不本先
王法度而急於枱置則足兵乃所以起兵耳夫律禁民
蓄兵器者所以息爭而收其柄也今置巡社使得自備
敢必其皆以禦賊而不自為賊乎夫尉司弓手巡檢士
軍大約不過百人於以覺察奸細良民猶有被擾者今

巡社人人執持凶器絡繹道路則必陵暴居人困苦覊客刑法有不能禁矣又巡社首領將使與令佐抗行乎抑猶以部民遇之也抗行則名分不正以部民遇之則有悖心如唐初魯寧者矣又今東南名藩帥府兵不滿千而巡社總轄萬人團結推排權在百姓借之名目而稱號同王命給之朱記而行遣比公移守令徒有統制虛名莫之能制矣又巡社悉行於諸路以為守令殿最不出歲月必當坐得數百萬之衆挽强者解發推恩廣

加激勸又選將壅而不行復加裁損則必指為釁端而禍變起矣謂宜詳議審裁廵社之法使無後悔施於河朔以禦金兵而東南諸路有便於保甲者宜增修其法別行排造其便於弓手土軍者宜增置其數精加教閱則兵可足而亂可息矣夫易積而難通者事也自大觀赦令廣開恩倖真偽渾淆軍興之後恩霈相仍賞典踰越百司緣此竊弄權柄招賕納賂百事滯留四方急奏待報稽遲百姓訴陳漫無可否蓋六部諸司事皆禀於

都省中書取旨門下審駮行遣迂回此政事所以日壅而不決也夫宰相者啟沃人主進退賢才阜安百姓天下之事無所不統者也而日覽詞訴又各兼一省互相關制則失其職矣謂宜合二省正宰相之權使得專行其職而六曹之事皆決於長官應奏上者直奏上應下行者直行下自非關大體有改更更不經由僕射丞轄則事不稽壅矣往蔡氏時首興黨論塞天下之口汲引羣小輕用名器交結閹尹汩喪廉恥今宜一切反其行

事乃可以撥亂反正殄讎雪恥使天下士大夫伸眉吐氣
食息世間無所愧矣黄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謂
不合辭免乞重譴黜中書舍人劉觀實有力焉上恩止
罷除命建炎三年反正之始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
中命前除公辭因致書宰相呂頤浩曰伏讀四月八日
赦書首稱遵用嘉祐條法遠方傾耳拭目固以仁宗皇
帝盛德大業跂望主上而以魏國忠獻輔佐勲績期於
相公也夫嘉祐政事其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

果斷置寛恤司詔均田税募耕唐鄧廢田收諸坊監及牧馬餘田賦貧民籍户絶田租置廣惠倉出百萬緡賜諸路常平為糴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税罷提點刑獄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使久於其任凡此數端事方經始必博采衆謀詳究利害立為條約委曲周盡故議成而舉朝不異令下而所至奉承行久而弊端不見至於軍政修明戎行輯睦六軍聳聽而驕惰革邊方震慴而暴横消則其政事本於愛民審謀能斷之明驗也今朝

廷欲理兵政以强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嘉祐本於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論未定命令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所守其與嘉祐審謀能斷亦異矣夫審謀而不斷罔克有成斷果而不藏必貽後悔惟相公深究嘉祐政事本末專務愛民凡新舊法度與增添創置一切擾民之事置司討論參稽衆謀窮極利病而後罷行則政事可立民心可安軍旅可强雖

恥可雪宗社可寧矣朝廷遣使詣公所居韶州郡以禮
敦遣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
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
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陽會聞車駕移駐姑蘇將踰浙而
東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是日亦勑下除公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紹興元年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公辭
因致書參政秦檜曰春秋大畧貴前定是故撥亂與衰
者其君臣合謀必有前定不可易之策管仲相齊狐偃

輔晉樂毅復燕子房興漢孔明立蜀王朴佐周莫非策畫前定令出必行故事功皆就建炎改元聖主憂勤願治於上大臣因循習亂於下國制搶攘漫無定論玩歲愒日寖失事幾於今五年已極紛擾天下之事未有極而不變者也至於極而不變則危者遂傾亂者遂亡考今民情尚未潰散猶可更張雖事幾已失無半古必倍之功而危可復存亂可復治無傾亡之患必矣宜及時建白前定之計振頹綱修弊法變薄俗蘇窮民庶幾觀

聽有孚以啟中興之兆春秋序正官名而綱紀重事責歸宰相蓋位隆則所任者大上則啟沃人主經理朝綱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興利除害阜安兆民仰而深思夜以繼日猶恐有不得者而暇省文書接詞訴乎頃者遵用元祐大臣奏議合中書門下二省為一而事不分決於六部是循名而不得實併與不併無以異也宜及時建白令列曹尚書各得專達各辟其屬久於其任責以事功而宰執不復親細務庶幾奸蠹消除漸

可為矣春秋以好生惡殺為心獨於叛逆之黨必誅而不赦以用兵侵伐為戒獨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見聖人之情矣蓋亂常毀則赦而不誅則天理必滅賊虐無辜視而不救則人道必淪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俱肆春秋譏之荇秦之世凡叛逆者必加原宥終復失邦措身無所比歲盜賊毒徧諸方皆奸惡之徒乗隙肆暴非廹饑寒官吏不恤弄兵潢池之赤子也而謀國者盡用招安不吝濃賞遂使軍民

傾心健羨遠近縱横莫之能止宜及時建白秉破李成馬進之鋒盡掃三楚緑林之聚誅魁首散脅從庶幾遺種餘民復得解衣而寢矣春秋貴守土疆恥於喪地戒於失險昔尚父周公以盛徳大勲受封齊魯而儉於百里雖列壤南面而大夫必命於王朝方伯雖得專伐而遣將出師必請王命昨建分鎮舉河南汝盖帝都之地合為一鎮輕以授人若此類可疑一也廢置僚屬事無待報二也足食足兵專征閫外三也舍建康樓東越而

以湖北為分鎮四也詔令已行誠難反汗然有應機無
害於信者宜申述前詔得專征者謂攘外寇討亂臣如
李成馬進之比則當不拘常制或無故舉兵自相吞噬
必以擅興坐之又别降指揮以湖北一路與諸鎮事體
不同當仍舊制亦無失信之嫌宜及時建白保固形勢
倚為基本庶幾有恢復之期矣春秋大一統遵王命惡
臣下分權諱賤人犯上歷紀王正而不私朔使舉上客
而不稱介副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册所以嚴分正名也

比者雖命江表三省復歸行闕百司庶務決自天臺而宣撫重臣久居外服諸方守將並假便宜夫以便宜從事本為出師臨機奏報不及明有建炎赦文矣諸路後來並不遵禀或以察訪為名而擅按他路截留公賦編營師臣執殺郡守或以節制為名而擅兵外境專斬命官直轉資秩移易守將或未被受指揮先次便宜行事或擅罷堂除監郡自辟别路正官凌蔑朝廷於斯為甚宜及時建白收斂權柄以弭分裂之形嚴分正名以遏

侵淩之勢而後大經可正民志可定矣春秋惡以邪人塞言路慎於遣使而重於用民力臺諫者朝廷綱紀所憑也監司者外臺耳目所寄也守令者宣教條均賦役百姓所恃以安其生也辦小事而不及大政彈小吏而不及大官三綱淪而不扶九法斁而不救則朝廷紀綱無所憑矣漕臣理財賦而公私匱竭憲臣理刑獄而盜賊公行上下相蒙莫知糾察則外臺耳目無所寄矣惠澤壅而不宣教條廢而不守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

孤弱冤苦失職則田里無以安其生矣宜及時建白精選監司刺舉郡守精選郡守刺舉縣令明詔臺諫官使論奏大事無入小言則綱紀可肅視聽可用賦斂可平民力可裕矣春秋戒失兵權而嚴於軍律以三綱為本以民事為要以賞功罰罪為先昨者屢降詔書專理軍旅於行事竊有所疑偽楚簒逆之臣也許録其親屬金人不釋怨之讎也而遣使請和其於三綱有未正也河南江北羣盜嘯聚楚燒倉庫靡有孑遺波漢之陽外薄

五嶺急征横斂不務勸農其於民事有未急也誤朝迷國之人與盡忠死節之士恤終贈典畧無差等是賞未足以勸忠也或擅興專殺或罔上奏功罪狀明白典憲不申是罰未足以懲惡也然則何謂理戎旅乎本則不正治於末流雖力扼虎氣蓋世必無成功而謂安定天下在於長槍大劍此楊邠史洪肇所以喪身及其國也可不戒乎宜及時建白行春秋理戎之法使天下心悅而誠服則盜賊可弭邊土可拓矣春秋尊嚴廟制而謹

於祀禮故古者師行必載廟主寓戎田獮以乾豆為先戰而必勝其有以乎頃者南狩神主豫選洪虔館御薦享未肅奉常有請顧謂遷移窮僻為已試之效至乞更擇五嶺之西迎奉前去者時方渙散格廟為本奉先既隆人心自屬而獻議若此如禮樂何宜及時建白尊崇禮祀嚴致孝享則人知所從來而天下服矣春秋不與公族大夫專政用事而以親賢為急聖主屢詔諸方津遣宗室俾赴行在優加寵奬誠以昨者皇族北徙枝葉

已踈必施茂恩以滋根幹宜及時建白上稽帝堯明峻德睦九族之義中循周漢急親賢之隆下掃六朝孤立之弊則王室益强國勢磐固矣自崇寧以來邪說盛行公論廢格獻言者以亂制為能不期於定制從政者以擾民為事不務於安民用人者以辦事為才不求於曉事望治者以速成為策不冀於美成取快目前積成後患至於綱紀大壞宗廟丘墟皆此曹所致也積習成風至今未殄夫欲撥亂世反之正者必變衰亂之俗欲變

其俗者必去衰亂之臣今衰亂之臣死亡無幾矣然猶內歷華途外典方面間有廢黜尋復寵升毀譽不核其真賞罰不當功罪使聖上憂勤願治未有見效者亦皆此曹所致也天下有公是非出於人心不可易者今國步艱危民情搖動宜乘勢更改轉敗為功不然大勢益傾不可復振矣朝廷不許公辭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時政論先獻之定計論曰臣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必成大功可就修內政張

四維師帥不遣上卿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懐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内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佞人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向方薄賦輕傜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

必信不疑之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況立國而不定乎夫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含今不圖後悔何及人主廣覽兼聽不可自專宰相擇才使能不可自用望賜洛詢僉定國論謀所以前定者建都論曰立國者必建都必據形勢握輕重之權必居要津觀方來之會如北辰在天安於其所不可動也陛下駐蹕金陵本以舊邸號稱建康降詔為受命之符傳播天下則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吳孫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吳楚皆

稱建康王者之宅則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外阻長淮
隔絶夵衝難於超越則可都者三也有三吴為東門有
荆蜀為西戸有七閩二廣風帆海舶之饒為南府則可
都者四也諸路朝覲郡縣貢輸水陸舟車道里適等則
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闢境於南而都南者必畧地
於北昨者鑾輿時邁狩於吴越則王道所謂望實俱喪
而晉不果遷之地也三省百司寓於南昌則李煜避周
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國勢一統不可數分國都

一定不可數動與北人居穹廬逐水草無城郭宮室市朝者異矣今宜還都建康環諸路而中持衡則人心不揺而大事可定也設險論曰按春秋書晉師伐虢滅下陽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舉則虢已亡矣聖人特書以示後世設險守邦之法故魏人都許不恃方城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恃劍門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吳會真用武之國故楚子自秭歸徙都曰

以富強近并穀鄧次及漢東下汝江黃横行淮泗遂兼
吳越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也後
逮漢衰劉表坐談西北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公
用之威振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為重
鎮財賦兵甲當南朝之半其為江東屏蔽猶虞虢之有
下陽也今欲定都建康而以湖北為分鎮失險甚矣按
湖北十有四州其要會在荆峽故劉表時軍資寓江陵
先主時重兵屯油口關公孫權則并力爭南郡陸抗父

子則協規守宜都晉大司馬温及其弟冲則保據渚宫與上明此皆荆峽封境也今割以與人使跨長江臨吳會猶居高屋建瓴水也獨無虞虢下陽之慮乎臣謂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峽然後地形險固北可出秦甲西可下蜀貨血氣周流首尾相應矣又曰昔人謂大江天所以限南北而陸抗乃曰此守國末務非智者所先何也杜預嘗襲樂鄉矣胡奮嘗入夏口矣賀若弼嘗濟廣陵矣曹彬嘗渡釆石矣則其險信未足

恃也雖未足恃然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須拓跋
困於瓜洲苻堅困於淝水皆不得渡則其險亦未可棄
也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上險
勝人為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
人謀未善爾地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當孫氏時上流
爭襄陽而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與夷陵下流爭淮南
而不得故以大衆築東興與皖口中流爭安陸而不得
故以三萬勁卒戍邾城邾城今黄岡是也今欲固上流

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概不可易者也今強敵侵河朔叛臣擾山東淮北京畿諸鎮處危疑之地大江設險未可輕弃若委任得人則不特可保江左而已

制國論曰凡制國者必周知山川形勢土地所宜然後可與謀荆州在江漢沮漳之間水陸沃衍乃足食足兵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棄為分鎮使法得自立兵得自用財得自理官得自命即與戰國諸侯

無異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宜有更張獨仍舊制通荆湖憲漕二司治盜理財而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鄂渚隸江西則地理連屬形利勢便矣又曰變更舊制不稽今古則事不可行近歲荆湖變更舊制多矣於國家形勢初無所益徒困兩路之民耳今既復南北兩路宜罷荆峽分鎮仍舊制帥司於荆南一便也公安軍宜仍舊廢為屬邑二便也靖州置在崇寧元年自鼎澧應副歲費二十七萬今此二州既皆殘毀宜仍舊廢為渠

陽砦三使也武岡軍置在崇寧四年自邵衡永𠪨副貴亦不貲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舊廢爲武岡縣四使也四者仍舊創添窠闕悉從除削省併官吏裁損文書有所謂刀弩手博易務營田司事皆欺罔驅民爲盜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馬茶鹽法施行以戒誤國害民之賊然後國制定民心安矣又曰昔祖宗宅都於汴其勢當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漢水之南則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以制湖

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則東南之勢全恢復之基立矣今安撫大使古州伯也形勢必相屬而後能相援有無必相資而後能相成五嶺之外財賦盛於東南兵馬出於西北宜置大帥一員兼統二廣以殿南服荆湖残破北路尤甚若置大帥必兼領夔府蓋峽中有鹽米耕牛而無曠土荆渚有沃衍桑

田而無餘田若弛瞿塘之禁懋遷有無商旅自西而入物貨沿江而下不越數年荆州富盛形勢可成矣恤民論曰保國必先恤民而恤民之事有五一曰除暴二曰擇令三曰輕賦四曰革弊五曰省官近歲除外暴者主通和竟為敵國所誤不敢用兵而其流毒遍中國自若也除内暴者用招安竟為盜賊所誤不敢用兵而盜賊毒遍天下自若也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其與成湯為童子報讎不亦異乎今劉忠殘黨蹂數郡曹

成反復刼帥臣理無可赦宜早加殄滅肅清江湖然後精擇縣令一意撫綏則民心安邦本固矣近歲此官冗濫已極宜以五説稍革其弊籍中外嘗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殊績即不次擢用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許借服色厚給廩餼凡軍馬駐本縣者並聽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以免將士陵辱示百姓瞻仰之尊則又據今縣分戸口賦入多寡輕重分爲三等上縣朝廷選差中縣吏部注擬下縣帥臣監司通共奏

辟不得侵互立為定格仍用宋元嘉法以六期為斷草去三年為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使吏無苟免民心有係凡三等縣皆以四條糾正稅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事效已就緒者就行旌賞未有倫者嚴加程督如此則民心安邦本固矣焚林而田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以近事驗之京東西路歲入凡一千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與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

有二心及李彦等取爲西城之租窮竭民力其時若有言罷此棓尅然後國用足則必指爲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四路所入不歸王府五年矣荆湖南北歲入凡五百萬其外豈無遺利在祖宗時捐以與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糴則有均糴敷糴補糴散引則有麴引鹽引茶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其時若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足亦必指爲妄言也然百姓愁苦

轉而為盜今此兩路所入不歸王府三年矣乃知有若所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信不誣也今封境日蹙賦斂日重百姓日貧田萊日荒更臨之以貪吏困之以弊法是為敵國敺民也願詔大臣速講輕賦恤民之事為生財足用之源以京東西湖南北為至戒則民心安邦本固矣凡為國以利不以義者皆自小人始為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為利四海無困窮之苦天禄永安所利大矣姑以鹽法論之行於西者

與商賈共其利行於北者與編户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大計所資均及中外所謂以義為利也崇寧首變此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在編户者皆入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也諸路空乏乃復百種誅求尤不能給民窮為盜遂失歲入常賦以數千萬計則鹽法實致之耳陛下宜鑒前失有所改更久而未也天下望焉畧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歲課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

者居其半故歛不及民而上下足變法以來既盡歸之
朝廷則本路諸色支費皆出横歛至如上供舊資鹽息
者猶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又畧以道州一郡言之歲
認上供錢二萬緡往時本州歲賣鹽息常倍此數故歛
不及民而上下足今上供錢仍舊而鹽息不復有矣乃
至以麴引均科此民所以益困也又畧以來陽一邑言
之有未變法前官所自運鹽有既變法後客所拘納鹽
封樁日久既緣軍期支用而鹽司必欲追索朝吉亦令

撥還不知何自而出豈得不取於民此民所以益困也以一路一郡一縣觀之則他處可知矣今榷貨所入歲以千萬計其利至厚謂宜遍下諸路一一檢會凡若此類悉蠲除之以活百姓使稍安其業不至為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榷酤之弊亦極矣畧以道州言之課額既高歲有虧欠即抑勒專知牙校令兼管州倉俾因受納取足於稅户其害為如何此民所以益困也又以邵陽言之酒課歲約二萬餘緡而折稅為

糯者凡六千斛糯貴於粳價幾一倍其他固未論此民所以益困也近者嘗下諸路會計而州縣利此為造弊之端不以實聞固當斷以必行令凡係官監酒務許百姓買撲入納淨利與轉運司及本州支用洨官務年費米麥等專以贍軍兼濟公私存活百姓使稍安其業不至為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如此庶幾民心安邦本固矣自崇寧以來中外創添員局重以濫賞不勝其冗蠹國生亂至今未革而又加甚兵官舊

係兩員者添差至於七員八員而未止也監當舊係一員者添差至於四員五員而未止也其餘荒殘州縣未有百姓先置官司凡是舊員一一填足又多不應差注之人其為民害不異冦賊考於春秋以民為重而大夫次之考於孟子以民為貴而社稷次之故養民者陛下之職也願亟行併省以建武為法既不病民所省官吏使居閒散稍捐廩禄養之亦無失職之嘆庶幾民心安邦本固矣立政論曰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職而後政

可立選擇忠賢以為輔弼任而不疑者人主職也薦進人才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相職也唐太宗既黜封德彞邪説任房杜為相矣又敕尚書庶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既不答文帝决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吴公為廷尉吴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以宰相不可非其人頗有選任可謂得人

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所以責任異於唐太宗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陳獻俟也夫坐政事堂受詞決訟弊精神於簿書而進退人才賞功罰罪有未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陛下以庶務決之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大事不復資白則中書之務簡矣然後專責宰相以慎簡六曹長貳諸路帥守部使者及上縣令宰咸得其人而政治不建未之聞也又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

則基於治而興三綱淪則習於亂而亡春秋宋華督有不赦之惡齊魯陳鄭同會以成其惡受賂而歸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為利也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之亂數十年間四國舛逆幾至喪亡則以昧於堅冰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於策以明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昨者張邦昌挾女真僭名號援契丹立晉為例分遣使人布諭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賞原其用

心與華督何異陛下特施寛典賜死於隱而不尸諸市朝已失刑矣及敵騎南騖乗輿渡江黄潛善及其黨事窮計廹乃指邦昌為金人所立而廹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自解其誤國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訓誘亂臣賊子使利於為惡比臧哀伯所謂百官象之又何誅焉者也於是不踰旬月苗傅劉正彦有今將之心既伏大刑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洗無所忌憚故比日羣盜所在焚刼或有官吏樂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顧

特降指揮昨在圍城有職當守禦視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有草為表章上詆君父取媚敵人受其婦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偽朝長其諫省者有於苗劉肆逆並建節旄所除制命極意稱美者及乞用邦昌傅正彦之黨者審其輕重不過數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說則三綱不至淪胥而軍國政事得以時立矣覈實論曰政事紀綱莫大於賞罰而功罪是非以毀譽為本者也必要其真偽而後賞罰當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

大業應舉行政事並欲上遵嘉祐臣嘗攷其大要特在於直言數開毀譽核實而已必自大臣與臺諫始大臣定功罪施賞罰於上臺諫論功罪主毀譽於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皇帝信王曽之正任呂夷簡之才終以富弼韓琦為宰相而余靖蔡襄賈黯呂誨等迭居臺諫此真偽所由核也故丁謂雖以奸邪當國而終投四裔寇準雖以忠正遠貶而終得辯明范仲淹雖屢以危言獲罪歐陽脩雖以譏斥佞人招難明之謗而皆終開政事

是邪說不得亂毀譽之真而直道行也邪說息直道行則惡人有所憚而不為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昨者黄潛善汪伯彦范宗尹輩廣引奸邪顛倒是非變亂名實諫官鄭瑴攻李綱以六不可貸之罪騐於奏議則無據按於施為則無迹特以撰造文致傾陷大臣當時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勸之是欲其亂毀譽之真而不核也言官馬伸擊潛善伯彦措置乖方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天下所共知見不敢以

無爲有以是爲非當時乃罷黜之又置諸危地殘賊之是惡其亂毁譽之真而不核也邪説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轂雖已死恤典隆厚伸雖有詔命不聞來期按春秋治奸愿者不以存沒必施其身所以懲惡也奬忠良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也陛下必欲繼仁宗之政則按是非明賞罰使天下知所懲勸亦何遠之有尚志論曰帝王應時而造必先立志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則無本矣焉能有成靖康臣僚不知責難勸淵

聖篤於立志而即安屈辱城下結盟比齊國佐宋華元請合餘燼背城借一誓死力爭有以國斃而不肯從者也當時國勢何異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宰相徐處仁遽進諛説以為金兵出境社稷再安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遂言今日可比唐虞而臣主俱榮抑何志之卑陋也故廟堂聚訟顛沛末流未及期年坐以失國夫志則不立急於事為雖有遠猷宏議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自初發憤欲殄寇讎當時親信左右莫能輔道乃

至因循坐消歲月國日益削六載於今然上天所以啟
悟聖情日躋盛德陛下所以深懲既往刻厲將來者可
謂卓然有立於萬物之表矣願堅持此志無復變遷仍
飭羣臣各致法家拂士之義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
寢必志於掃平仇敵迎復兩宮必志於得四海之歡心
以格宗廟必志於致九州之美味以養父兄然後文武
百僚六軍萬姓丕應徯志而陛下孝弟之責塞矣正心
論曰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國之本也國

者天下之本也能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安與治所由興也不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萬民皆習於不正危與亂所由致也然心有所憤怒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斷則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強則不得其正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陛下曰

親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將畜德又經變故備嘗險阻外患益深必無邪念至誠所發通貫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願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之左右日夕討論以克厥宅心表正於上則內外遠近將各歸於正奚亂之不息乎養氣論曰凡用兵勝負係軍旅之强弱軍旅强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者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孤偃所謂壯

也壯則强以曲衰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紂師如林武王數其不事宗廟賊虐諫輔之罪則商曲而周直故周勝項羽威震天下漢祖數其弑義帝之十罪則楚曲而漢直故漢勝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勝之先幾也金人稱兵曲亦甚矣陛下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帥入踐宸極比年以來克勤聽政追賞直士登用讜言令問四達可謂直矣以直對曲勝負已分中國士氣宜不待鼓而自强然敵兵

每動四方震慴奔走莫與抗衡者以兵家之畧制勝之幾未有以明之也今欲使人人知彼曲我直以作其衰敗不振之氣更在陛下强於為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失可得指議則守為剛氣可塞乎兩閒震為怒氣可以安天下將帥必聽命而不敢驕軍旅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對敵接刃而百勝之算已坐决於九重矣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明當並日月不可私照臨德當配天地不可私覆載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

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萬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備矣然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克已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治怒不遷之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稱遷者自此遷彼之謂能隱忍而不遷則事必濟矣漢高帝忍於有故怨者而封雍齒忍於數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已為桀紂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免已於厄可謂有再生之恩矣及即

位乃斬以狥其不賞私勞如此故能成帝業於五載之近陛下聖度虛明天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踈遠正直中外百執其有迷國悞朝罪惡昭著衆所指目不可掩者雖有私勞願陛下與衆棄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其有抱忠守正犯顏逆耳公論所歸不可蔽者雖遭讒謗願陛下與士共之不使退而窮處以失天下之心也如此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之一人而千萬人悅以

畏矣寛隱論曰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
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
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
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故漢
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强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行
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主而不行於嚴光周黨
惟公孫述能行其威於李業等然不能行於吳漢是何
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

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屢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羣臣有不能欽承美意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實即肆譏謗以為違於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被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寛容不從其說而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殄殲強敵顧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夫召而不至者其心豈樂貧賤而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若聽其所守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

善之美兩得之矣四月八日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於四五其後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辭而不受至於八九皆從其欲又優獎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紀綱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北則削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柔巽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伸於四裔而威愈震可謂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望特降詔書申

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制之獨以
威刑外施暴威之戎内掃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
將讒説殄行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其言反覆甚詳
此其大畧也論既入上即命再遣使促召未至復除給
事中二年七月入對於臨安行在所上曰聞卿大名渴
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公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
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
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

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而上

十有六篇付宰臣參酌施行上勞問甚渥公退而就職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位上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門人高弟不措一詞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義精理奥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尤氏所載師春等書及諸國交兵曲折尚涉繁碎況於其他陛下必欲削平僭暴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

盡在是矣上稱善八月一日轉對奏曰臣扶疾造朝備位瑣闥亦既經月凡所書讀多是臣庶整會升降資給事涉細微少有論駁虛度時刻愧溢顔面復詳論定計建都設險三事上尋命除公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上曰他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公乞在外編集成書仰備乙覽不敢當講席章再上不允未及卒辭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公上奏曰謹按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

默附會循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皇國勢
岌岌凡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情冀安天步乃
稱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録敘淪滅三
綱天下憤欝若謂事由濳善已不預知此大事也亦可
從乎及正位冡司苗劉肆逆貪生茍容辱逮君父故七
月八日聖旨以其荷國重任不衛社稷式遏兇邪不如
歐陽脩所稱斷臂婦人之節其責詞曰凶意已行乃援
唐襄王之故事逆謀先定共推晉太后之前聞在君可

移於國何有以此觀勝非其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
强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用人得失
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
在左相吕頤浩以公既有論列不復經由遂命檢正官
黄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
制隳壊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
五旬毫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
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

來詒古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
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
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
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蒙睿奬方俾以春秋
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偷貪祿位不顧曠官縱
臣無恥公論謂何初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已
者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
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

降旨曰胡某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

勝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

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

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

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

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

勝非不可用胡某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胡某

扶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

也奏皆寢頤浩即排根熙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
及蹟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疏首一空
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
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西休於衡岳
買山結廬名曰書堂為終焉計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
出身事主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
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為辭受取舍進
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上行勿欺也故可犯至誠而不

動者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黄皓安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賔流涕誅之不釋也孔明此心可為萬世法觀公室中所以戒其子者如此則其自為者可知矣河南尹焞聞公進退大致語人曰斯人可謂聞而知者矣翰林徐俯侍

讀春秋薦公曰道術有在公論所歸臣敢蔽賢不報初
王荆公以字說訓釋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
秋不可以偏傍點畫通也則詆為斷爛朝報廢之不列
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公自少留心此經每曰先
聖親手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
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備
徵先儒雖一義之當片言之善靡不采入歲在丙申初
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大義十餘條若合符節公益

自信研窮玩索者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春秋喟然歎曰此傳心要典也推明克己修德之方所以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者必再書屢書懇懇致詳於是聖人宏規大用較然明著讀而味之犂然當於人心翰林朱震久從公游方侍講此經欲見公所著公曰某之初學也用功十年遍覽諸家欲多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已說猶未敢以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

去已說之不可於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向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今幸聖上篤好要當正學以言不當曲學以阿世予發其勉之先儒有制作以俟聖漢之語其不見排詘幾希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公辭以擯斥三載未能寡過不敢當次對之除不習吏事年衰病劇不能勝共理之寄詔曰胡某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特從其

請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候書成進
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
公嘗謂宫觀之設本以養老優賢非因辭職不欲請非
獲譴不欲受也及此除乃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
功之禄即自為工程再加訂正然後繕寫奏御凡十餘
萬言上屢對近臣稱道謂深得聖人之旨非諸儒所及
也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金書
疾置召音甚駛宰相以事不自已出形於言諫官陳公

輔方上疏力詆程氏公上奏曰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
雖嬰疾疹尚竊祠宮苟有見聞自當論奏伏見元祐初
宰臣司馬光呂公著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言
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
命擢以不次矜式士類裨益風化遂自韋布超居講筵
而諫臣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
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
儒也則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辨

詞釋解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宗之不可遏也近年頗之門人稍稍進用而士大夫有志利祿者口誦其說高自標榜或乃託於詞命妄加褒借紛然淆亂莫分真偽識者憂之學士大夫植黨相非自此起矣蓋安於王氏者不肯遽變而道伊洛者多失其傳無以厭服人

心故言者深加詆誚夫不辨真偽皆欲屏絶既已過矣
又及於頤不亦宜乎其言曰聖人垂訓無非中庸是也
然中庸之義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
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
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又曰士大夫
當以孔孟為師亦是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弟
兄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諸經
語孟之書資口耳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

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猶欲納之室而使不得由戶也夫頤之文於易則由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以示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恠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至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

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闗中有張載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㑹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願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諸荀揚韓氏仍詔館閣搜集其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聖經使邪說者不得乗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奏既入溺於王氏學者喧然

於是公輔及中丞周柲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謂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章疏交上除知永州公辭復除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諸言者皆罪斥除公寶文閣直學士賜銀絹三百疋兩公辭詔曰朕憫邪說之誣民懼斯文之墜地肆求鴻碩爰命纂修卿發心要之未傳洞見天人之閫奧明聖師之獨斷大陳治亂之權衡俾給札於上方旋觀書於乙夜徃承朕意勿復固辭公常念故鄉宗族貧不能自給逮受此賜即付猶子憲買田

於先廬傍歳時修祀曽高丘壠施及親屬以疎戚爲差
方公之奉詔纂修也雖寒暑不少懈畢精竭慮殆忘寢
食疾遂日增至是上章謝事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
歿於書堂正寢享年六十有五遺表上聞詔贈四官賻
銀絹二百疋兩公積階至朝奉郎靖康登極覃恩轉朝
散郎致仕轉朝請郎至是贈左朝議大夫繼又降詔旨
云胡某春秋義著一王之大法方欲召用遽聞淪亡特
賜銀絹三百疋兩令本路轉運司應副葬事仍賜田十

頃以䘏其孤他人不得援例公卿大夫士莫不為時嗟悼形於文詞以祭公而挽其葬惜公迄不大用佐天子成撥亂反正之功也公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除其根强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初登科同年燕集徵有酒自是終身飲不過量嘗好奕令人曰得一第事業竟耶遂終身不奕為太學官同僚為謀買妾既卜姓矣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何以是為亦終身不復買也奉使湘中日出按屬部過衡山下愛其雄秀欲

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止曰非職事所在也它日二親欲
遊亦以是告中大及令人喜曰爾周慎如此吾復何憂
晚歲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平生不樂近城市寓居必
深静之所逢佳樹清流輒扶笻拂石徘徊而後去風度
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者言必
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尤謹於細
行麟經之外語孟易詩書中庸資治通鑑周而復始至
老孜孜常不自足每子弟定省必問其習業合意則曰

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不則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為小人之歸戚屬後生艱難窮阨但勉以進修使動心忍性不為濡沫之惠士子問學公教之大抵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主敬為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故未嘗以辭色假人近世士風奔競惟事干謁公在瑣闈雖抱羸疾接納無倦隨其品歷訪以四方利病於容貌顏色辭

氣闇消人貪鄙有欲啟口請託者必忘言而去壯年嘗觀釋氏書亦接禪客談話後遂屏絕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無所不在者理也無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究轉歸已則心與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備反身而誠則心與理不違故樂循理者君子也天理合德四時合序則心與理一無事乎循矣故一以貫之聖人也子以四端五典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猶

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猶釋氏所謂不假證修而語覺地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端可以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學佛者其語則欲一聞便悟其行則欲一超直入縱有是理必無是人如舜可謂上上根矣然猶好問猶察言猶取諸人以為善獨聞斯行之若決江河與人異耳今以中才欲了此事不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求之則亦何以

異於談飲食而欲療饑渴乎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末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只求見解於作用處全不究竟也以理為障而求見解故窮高極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惑人也故無地以崇其德至於流遁莫可致詰於作用處全不究意故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其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子

又曰四端五典起滅心也有所謂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夫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即起滅心是也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能操而常存者動亦存靜亦存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也放而不知求者靜亦亡動亦亡燕居獨處似繫馬而止也事至物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矣是以善學者動亦察靜亦察無時而不察也持之以敬養之以和事至物來隨感而應燕居獨處亦不坐馳不必言致其精明以

待事物之至也子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取此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夫良知不慮而知良能不學而能此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擴而充之達於天下立萬世之大經經正而庶民興邪慝息矣釋氏則指此為前塵為妄想批根拔本殄滅人倫正相反也而謂不相妨何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惡似是而非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善學之君子慎所取焉公精識强記無所不知而與人談論氣

和詞簡若中無所有者故未嘗失色於人亦未嘗失言於人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浮世利

名真如蟣蠓過前何足道哉定夫游公酢顯道謝公良
佐也與楊公中立皆程門高弟公之使湖北也楊尚爲
府教授謝爲應城宰公質疑訪道禮之甚恭來見而去
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僚屬驚異吏民聳觀鄒公浩聞之
歎曰將軍北面帥師降敵此事人間久寂寂謝公嘗語
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
獨秀者也從遊三君子之外則河清劉奕君曼開封向
子韶和卿贛上曽開天游荆南唐恕處厚及朱震子發

情義最篤者也又嘗曰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且稱其有相業云平居尚論古人自兩漢而下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李文靖韓忠獻為冠言必稱之每語學者曰學以能變化氣質為功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貌雍穆若無喜怒者即知和樂而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望之嚴威而薫然可親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備家廟薦享造麴蘖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躬視於其祭也沐

浴盥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享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禮成置酒五行分胙内外雖亂離遷次衣食或不給而奉先未嘗闕由少至老食不過兼味疾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躬耕漳濵二十餘年所仰以卒歲者一旦廢於盜寇聞之容色無變若未嘗勤力其中也惟悶丘墳則泫然流涕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

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官
實歷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每
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志在康濟艱難見中
原陷沒百姓塗炭若疾痛之切於身也然宦情如寄道
有不合色斯舉矣侯無可諸孫冲良有祖風言必稱二
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至漳濱晌公言行日月淹久不
覺嘆服語同志曰某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
浮雲者二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常服澣濯紉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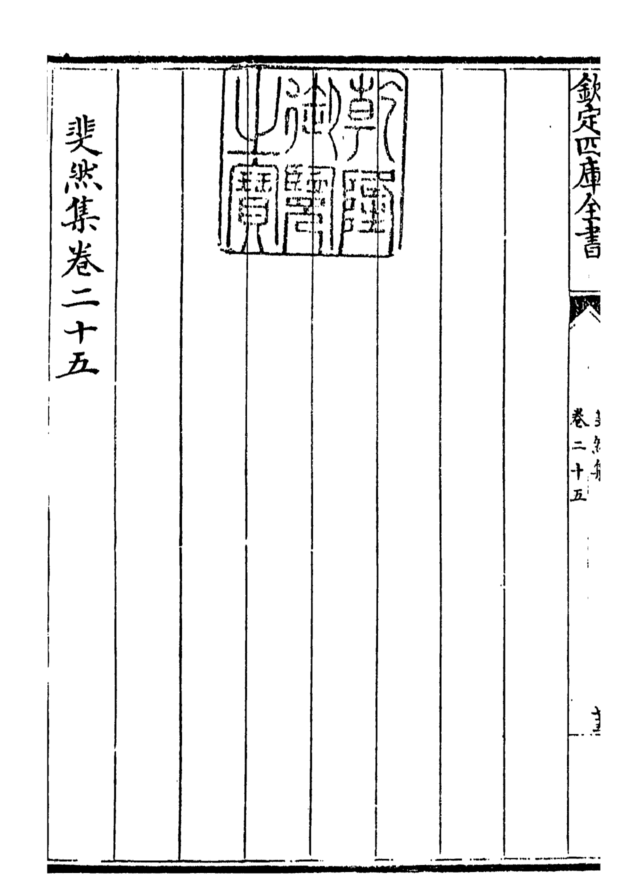
或至二三十年歲不必隨有所增製遠適亦以自從謂
子弟曰不使汝等有倉卒不辦之憂年既六十即命造
束身椑自授尺寸歲一漆之得疾不能閱書命子宏取
春秋說誦於前聞一解顧而笑時結廬猶未成獨戒宏
曰當速營家廟若祭於寢非禮也二弟問疾泣而撫之
至於諸子則正容曰事兄友弟遂不復語泊然委順斂
以深衣不用浮屠氏皆治命也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
贈令人子三人長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

講次寧右丞務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季宏右丞務郎
奮適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向沈其父即和卿也孫大
原右承務郎公没五年之後始生大經大常大本大壯
大時公少時有作為文章立名後世之意其後篤志於
天人性命之學乃不復作故召試辭免之奏曰少習藝
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
文集十五卷皆不得已而應者靡麗無益一語不及每
患史傳浩博學者不知統要而司馬公編年通鑑正書

敘述太詳目録首尾不備晚年著舉要歷八十卷將以
趨詳畧之中矣然尚有重複及遺鈌者意司馬公方事
筆削入秉鈞軸尋薨於位不得爲成書也遂畧用春秋
條例就三書修成一百卷名曰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自
爲之序以廣司馬公願忠君父稽古圖治之意諸孤以
其年九月一日葬於潭州湘潭縣龍穴山令人王氏祔
焉從臣建言公當蔡氏專權棄官不仕歸養膝下左右
無違靖康紹興出入禁闥正義直指風節凛然方春秋

大禁之時慨然憂世心無二慮窮源闡奥學遂顯行其功不在先儒之下昔人有一節可稱猶褒之以謚列諸史傳况如某孝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身死而言立可不飾其終乎詔下禮官議禮部太常官合議曰謹按謚法道德博文曰文純行不差曰定請謚為文定制曰朕惘士大夫高爵禄而下禮義尚權勢而薄廉恥禍敗之釁職此之由惟予近臣守死善道服仁體義老而不衰生多顯名没有遺美顧此褒恤豈限彝章具官某以名

世傑出之才探千載不傳之學窮春秋與旨續前聖微
言旁貫諸經綱羅百氏優游饜飫久自得之不可以勢
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來數人而已是用致尊名
之義廣崇德之風以訓後人以明吾志凡爾有學尚克
繼之可賜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紹興十有九年郊恩
贈左大中大夫惟公道學溥博渾深不可涯涘追究平
生言行反覆訂正凡十有五年粗能成章以備太史氏
采擇且求誌於有道立言之君子傳諸永世謹狀



斐然集卷二十五